



滑稽

七十二家房客

周柏春 王劍心等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这是我們編选滑稽的第二輯。

在暴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的曲藝作品中，“七十二家房客”應該是較有分量的一篇。它描寫了二房东这样一个剝削人物，通过他与房客的种种日常糾葛展开了一連串的浮世繪。作品从人物職業特点、人物籍貫与生活中川流不息的糾紛，渲染了旧社会下層市民生活的这个喜剧环境，保持着相当强烈的藝術魅力。有人說，滑稽以描寫小市民生活取勝。如果這句話是指生活与工作在市民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中的滑稽藝人，以他們敏銳的觀察力与藝術才能巧妙地塑造他們熟悉的人物形象，这是对的。我們听“七十二家房客”，我們就給帶進这个上海人非常熟悉的生活圈，好象我們曾經在这里生活过來。这作品可算是藝人們的集体創作，無論从內容或形式上看，都是相当成功的。

“关店大拍賣”“滑油山”也是傳統作品。前者作了較多的加工工作，在运用方言与表演性方面有可取的地方。后者以熟悉的劇場生活知識給听众以兴味与教育，对劇場老板的媚上欺下的丑态有一定的描寫。

“笨人大会串”与“行令”兩篇可看出滑稽从民間文学中吸取了很多滋养。“笨人大会串”大体上是从笑林廣記中移植下來的。

“孟姜女过关”是嘲笑一个昏庸贪婪的官吏。这作品的結構有民間故事的特色，選擇“关口”这一个环境也是構思上成功的地方，但也許不一定適合用滑稽的形式來表現。

“一只电话”是寫現代生活，諷刺借公家电话乱談私人瑣事的現象。各段情節都有較高的喜劇性，对誇張的运用也比較好。

从這兩本滑稽輯子中我們得到这样的認識：

滑稽藝人們以他們的藝術劳动為我們提供了旧社会特别是旧上海的多采的寫照。如“七十二家房客”、“关店大拍賣”、“文明結婚”、“戲迷傳”、“滑油山”等。这一类作品描寫的題材是相当廣闊的，可看出滑稽反映生活的能力。

滑稽丰富了我們的喜劇藝術技巧。我們希望在討論滑稽藝術特色時，不限于討論方言与唱。我們知道古代的滑稽家、优人、丑角，他們積累了說俏皮話的經驗，我們从他們身上學習用双关語、旁敲側击、指桑罵槐、諧音、假托反語等藝術技巧來進行諷刺与招笑。后來的許多筆記小說也蘊藏着說笑話的經驗，这些笑話大多仍注重俏皮話的运用，較少注意構思喜劇情節，刻划形象（不是完全沒有），而滑稽，由于趋向戲劇發展，尽管滑稽与戲結合上还有可商榷与改進之处，但藝人們較注意了作品所刻划的人物形象、环境与动作上的喜劇因素。因而它的招笑技巧就从俏皮話的基礎上跨前了一步。我們看“七十二家房客”与“貪小失大”兩篇作品的構思，情節是一條綫通下來的，是有机地結合着的。这些地方，对于我們總結生活中的与藝術中的笑的規律性，是有不少啓發的吧！

我們的認識不一定正确，欢迎讀者們提意見。

目 次

七十二家房客·····	周柏春	王劍心整理	1
关店大拍賣·····	周柏春	筱咪咪改編	15
滑油山·····	江笑笑 鮑乐乐	原作 王劍心 筱咪咪改編	23
行令·····	王劍心整理	蜜蜂剧团作詞	33
一只电话·····		王劍心	40
孟姜女过关(滑稽短剧)···	王劍心改編	蜜蜂剧团作詞	45
笨人大会串(滑稽短剧)·····	王双庆	張双勤改編	58

七十二家房客

周柏春 王劍心整理

甲：這兩天一徑沒有看見你，你在做點啥？

乙：搬場。

甲：你上次勿是搬過了，那能又要搬了？

乙：上次是借人家房子；現在是我們廠里的宿舍造好了。

甲：新社會到底兩樣。你從前住的房子是……

乙：勿談了！我屋里大大小小一共八個人，住一間后后樓……

甲：啥叫后后樓？

乙：是后樓一隔兩，我們住在後半間。房間里又熱又悶，一到熱天，屋里困勿牢，統統都去困弄堂，碰着陣頭雨勿得了，房子的苦頭真吃足吃足！

甲：從前窮人要借房子真勿容易；還有二房東剝削也結棍！

乙：黑心二房東！

甲：從前我對過有家人家，一幢三樓三底房子里一共借了七十二家房客……

乙：你在講笑話了！那能好借七十二家房客？

甲：阿是你勿相信？它是三層樓可以變九層樓。

乙：那能？

甲：每層樓搭只攔樓。

乙：格末也只有六層樓。

甲：平台再搭一層。

乙：也不过七層。

甲：再搭一層攔樓。

乙：八層。

甲：屋頂拍脫，二房东自家住九層樓。

乙：二房东那能勿住下頭？

甲：下頭房間都要借人家，只有屋頂上，人家勿要借。

乙：死要銅鈔！格末發起風來，人勿要給風吹脫？

甲：勿要緊的。他用繩子拿自己頭頸鎖在正梁上，格就吹勿脫了。

乙：有趣！格末就算是九層樓，一幢房子里那能好借七十二家人家？

甲：我來算給你听：單單一只天井就借了六家人家。

乙：那能六家？

甲：頭一家是借給擺大餅攤的山東人；不滿一個月，二房东自說自話，隔一半借給裁縫店老板。

乙：只有兩家。

甲：勿滿半个月，也勿征求兩家同意，拿兩家當中拉一間出來借給燙衣裳作老板紹興人。

乙：也只有三家；格總沒有地方了！

甲：有的。从天井里走到客堂里，勿是有兩級石扶梯，借給一個收金牙齒、坏金表的。

乙：格末也只有四家。

甲：天井角落里，阿是下頭有個陰溝洞？

乙：对的。

甲：上头装只柜台，借给卖发财票的。这个人顶苦了，人勿好坐下来，只好一径立在那里，胸口顶牢柜台，人跑出来，要“端”了柜台一道跑出来，赛过卖方糕茯苓糕。

乙：作孽！只有五家，还有一家呢？

甲：大门拆脱，装只电灯，借给摆水果摊的；热天卖荷兰水、冰淇淋，冷天带卖烘山芋。

乙：倒是六家人家。

甲：客堂里借给一个山东人，是卖拳头的；客堂背后借给苏州老枪；后客堂借给绍兴人，收纸锭灰的；客堂背后旁边借给旧货摊；扶梯背后借给小皮匠。

乙：扶梯背后那能住法？身体都立勿直。

甲：小皮匠要的，因为他是低了头做生活。扶梯上借给踏三辆车的……

乙：扶梯上那能住法？

甲：借勿着房子，没有办法呀！

乙：格末那能困法？

甲：摊条席子戳戳末算了！

乙：可憐！

甲：灶间里借给烟纸店；旁边是老虎灶；夹弄里是炒面摊；自来水龙头旁边摆茶摊；茶卖光，烧茶放自来水很便当。单单下头最低一层，已经十六家人家了。从二楼楼到八层楼，每层楼借八家人家：前楼后楼，前厢房后厢房，前亭子间后亭子间，前搁楼后搁楼，一共八家人家，二楼楼到八层楼，一共是七层楼，七八五十六，五十

六加下头十六家一共七十二家。

乙：結棍！格末里面住点啥人呢？

甲：大部分都忘記了。

乙：想想看。

甲：好！我揀主要几家人家講給你听：二層樓，前樓住兩個老头子，一个送報紙，一个賣黃魚的……

乙：都是早晨生意。

甲：后樓是和尙堂；亭子間里开飯店；擱樓上是廁所。三層樓前樓住兩個舞女；后樓是賣人造金的；亭子間里开彈子房；擱樓上开跳舞廳。

乙：当心塌下來！

甲：四層樓前樓是夜花園；后樓开放游泳池；亭子間是咖啡夜座；擱樓上是馬戲团……

乙：喂！擱樓勿要压塌的？

甲：都是小动物呀。

乙：大蛇有哦？

甲：沒有，要末黃鱔。

乙：鯨魚、鱷魚有哦？

甲：猫魚！

乙：老虎、獅子有哦？

甲：有的。

乙：啊！有的？

甲：爛泥做的。还有大阿福。

乙：好！到了惠泉山了。

甲：五層樓前樓是个唱大花臉的；后樓开照相館；亭子間里是房屋介紹所；擱樓上是職業介紹所，这个朋友，自家

六年沒有生意了。

乙：格就替自家介紹介紹吧！

甲：六層樓前樓是花會筒；后樓是賭台；亭子間里是押頭店；擱樓上是混堂，銅鈿輸光，衣服當光，只好躲混堂。

七層樓前樓是道士堂；后樓是棺材店；亭子間里是殯儀館；擱樓上是素菜館，死了人前樓道士堂喊道士來領路，后樓棺材店里買棺材，亭子間里殯儀館大殮，擱樓上素菜館里一道去吃豆腐。

乙：倒都有連帶關係。

甲：八層樓是天主堂；九層樓是二房东自家住的。

乙：倒是洋洋大觀，鬧猛得來。

甲：鬧猛是鬧猛的，但是事體也交關多，一日到夜出事體。

乙：出點啥事體？

甲：有一日早晨天剛剛亮，大餅攤就尋相罵了。

乙：罵點啥？

甲：一個蘇州老槍到大餅攤上欠大餅吃，山東人勿肯欠，兩個人吵起來，山東人在氣頭上，拿起切面刀來吓吓他，蘇州老槍看見刀，別轉身就跑，逃到夾弄里，看見后門關好啦，回頭一看，山東人在追上來了，心急慌忙，看見旁邊有只炭簍子，拿起炭簍子就扔過去，預備擋一擋，勿曉得勿是炭簍子……

乙：是啥末事？

甲：是炒面攤上的三歲一個獨養兒子。

乙：人搭炭簍子啥會分勿出的？

甲：因為夾弄里光綫暗，看不清爽，等到覺着末，已經脫手

了。一扔扔到煎油条的油鍋里，油鍋也打翻了。

乙：那是小囡燙坏了！

甲：苏州老槍一看闖了窮禍，馬上逃脫，山东人也溜脫。可是炒面攤老板娘哭煞了，馬上喊二房东：“二房东！”二房东从九層樓下來。炒面攤老板娘馬上開口：“二房东，我个猴子！我个猴子！”二房东講：“要死快哉！飯也吃勿起，還要养活獐！啥个开心！”老板娘講：“勿是獐獐，我个猴子就是我个兒子，習呢浦东人●叫猴子个。喏！就是山东人搭苏州人尋相罵，苏州人拿呢小囡甩得格能樣子！”二房东講：“相打勿是我打，小囡勿是我甩，与我二房东無關！”老板娘講：“本來也勿搭儂講格，因为此地房子才借脫，小囡白相地方才嘅沒，嘅沒办法，小囡只能拉夾弄里白相，才發生格事体，所以儂二房东也要負眼責任。”

乙：有道理。

甲：“好！蛮好！老实搭條講，我是看倂篤●苦惱，才借撥倂篤，倂篤要登末登，勿要登，跑！老实說，現在日浪要房客，真是抓一把，揀脫点，剔脫点，吹脫点啉揀揀！”

乙：喔唷！二房东辣手！格末炒面攤老板娘那能呢？

甲：老板娘也極起來了：“二房东！儂勿負責任還要叫呢搬場，儂个閑話，就是跑到天边也講勿出啉講勿出格。我現在去報告警察局，說儂搭擱樓！”

乙：好！去報告，這是違章建筑。

甲：二房东講：“喔唷！我吓煞哉！喔唷！吓得啦！（冷笑）倂篤

● 習呢浦东人，浦东方言，即我們浦东人。

● 倂篤，苏州方言，即你們。

碰着点赤老！老实講，司法股長是我格过房爺！”

乙：喔！有牌头好馱。格末后来那能呢？

甲：二房东末朝上头一跑！

乙：格末这个小团那能呢？

甲：还是隔壁鄰舍湊点銅鈔送了医院。

乙：唉！只有窮人才肯帮窮人的忙。

甲：二房东这樁事体剛剛解决，又出事体了！

乙：啥事体？

甲：裁縫攤老板搭燙衣裳作老板吵起來了！

乙：为点啥？

甲：裁縫攤老板的一件旗袍勿見了；后来在燙衣裳作台板上發現了，那末就講燙衣裳作老板偷衣裳。

乙：格末阿是燙衣裳作老板偷的呢？

甲：勿是他偷的。

乙：格末那能在燙衣裳的作台板上呢？

甲：一陣風吹过來的。燙衣裳作老板也弄錯了，还当是二層樓上舞女的旗袍，送來燙的。

乙：攪头势介結棍！

甲：兩個人，一个末講他偷，一个末要請他吃耳光。这个燙衣裳作老板也吵得昏头昏腦，他本來在燙一件長衫，熨斗擺在長衫上，忘記拿起來……

乙：那是僵了，長衫要燙焦了。

甲：胸口头一个洞。巧末也巧勿过，这件長衫是客堂背后一个医生的，这个医生窮勿过，只有一件長衫；外加这个医生生意勿灵，今朝难得有个出診。

乙：那真僵了！

甲：没有办法，只能叫二房东！

乙：这个关二房东啥事体？

甲：因为二房东只想捞钞票，走路的地方都借脱，作台板碰作台板，才会发生这种情形。

乙：对！

甲：二房东从九层楼跑下来。烫衣裳作老板先开口：“二房东，我请你下来，别样也囡有啥个件头^②，喏！就是他冤枉我偷旗袍，其实是风吹过来个。那末我同他相骂起来，我只顾相骂，熨斗忘记拿起来，烫了一个洞啦！都为你人家借得太多，闹出这种纠纷来，你二房东要负责个！”二房东讲：“相骂勿是我寻，长衫勿是我烫坏，老实讲，借房子撥借，是看借借苦恼，要登，登！勿要登，跑！老实说，现在日浪，要房客，真是抓一把，揀脱点，剔脱点，吹脱点啁揀揀！”

乙：倒又是这两句。

甲：二房东闲话讲好，朝上一跑。

乙：格末，医生这件长衫那能呢？

甲：裁缝摊老板同烫衣作老板，各赔一半。不过还有这点，一时上头做起来也来不及，买现成，腰身勿配，医生的身材大不过。

乙：格末那能呢？

甲：外加出诊辰光到了。

乙：这是要急煞人了。

甲：没有办法，医生只能着了汗衫短裤，拖了木拖板，再借了一把蒲扇去出诊。

② 件头，绍兴方言，即事情。

乙：这算啥？

甲：假装乘風凉，弯过來的。

乙：作孽！

甲：二房东这椿事体刚刚解决，又出事体了！

乙：出啥事体？

甲：六層楼花会筒上有个拉包車的昨天來打花会，打着了，今朝來拿銅鈔了。花会筒流氓，非但勿給他銅鈔，还要打他；包車夫本來要还手的，后来一看人多，好漢勿吃眼前虧，馬上逃下來。走到二層楼亭子間門口，有一只煤球爐上头在燒水，他沒有看清爽，自己一只褲脚管鈎牢了煤球爐子，人下來，連煤爐一道帶下去，燒紅的煤球从扶梯上“各落落落”滾下去，下头扶梯背后齐巧小皮匠在打掌子，有兩只燒旺的煤球对准小皮匠头頸里滾進去，只听见“吱”……

乙：作孽！

甲：馬上喊二房东。

乙：啥事体喊二房东？

甲：扶梯上裝盞电灯，就勿会發生这种事体了。

乙：是要喊！

甲：二房东从九層楼下來，問清爽情形。

乙：“二房东！你看！我燙得这个样子！”

甲：“稍微燙伤一眼，就是燙得象叉燒一样，勿关我啥事体！”

乙：“好！我去报告，說你搭攔楼！”

甲：“死人！閑話也講勿來，搭攔楼叫搭攔楼（苏北音），要登，登；勿要登，跑！老实說，現在日浪要房客，真是抓一把，

揀脫点，剔脫点，……”

乙：吹脫点啫揀揀！

甲：你那能曉得的？

乙：老套头末。“二房东，格末你搭上头花会筒去講講呢！”

甲：“花会筒是我結拜弟兄！你真碰着点啥了！”

乙：“我望你把太陽晒煞！下雨下煞！”

甲：“我有雨衣的！”

乙：“上桥跌煞！下桥冲煞！”

甲：“我把牢了走！”

乙：“乘电車，触电触煞！”

甲：“公共汽車也好坐的！”

乙：这个二房东实在坏極！

甲：二房东剛剛走到九層樓，又出事体了！

乙：啥事体？

甲：三層樓上兩個舞女在練跳舞，因為地方小勿过，一个勿当心，拿只鉛桶打翻了，一鉛桶齷齪水，統統都漏下去，下头住着兩個老头子，一个送報紙的……

乙：一个賣黃魚的。

甲：兩家头齐巧困得真好困的辰光。“喔唷啥末事！啥末事啥！陰篤篤个！老寧波！醒醒！”

乙：“喔唷！阿伯老人，水柴会象瀑布介个漏下來，喔唷，是樓上大小姐滴下來个，樓上大小姐！”

甲：“大小姐，困着了，啊呀，被头才淋湿了，勿要去管杜^①，喊二房东下來！”

乙：“啥事体喊二房东？”

① 杜，無錫方言，即他。

甲：“杜死要銅鈿，房子勿修，楼板才是縫，杜也有責任个。”

乙：“对！二房东！”

甲：二房东下來講：“作啥？喔唷，好極哉！兩個老浮尸[●]，阿是在唱‘三叉口’？”

乙：“二房东，樓上大小姐把水滴下來，拿我被头統統弄湿了，要你賠的。”

甲：“对个。我个被头面子是印度綢，蓋拉身上勿会縐，要賣到九塊九角九！”二房东講：“好極哉！佢篤也要來吃吃我，佢篤死也要死快哉，也要吃吃我，笑話！”

乙：“小無錫！”

甲：“那能？”

乙：“既然二房东勿負責任，好！阿拉橫豎也有一桶齷齪水，好得楼板上也有一个洞，阿拉現在拿桶水倒下去，下头人家問起來，阿拉就講二房东叫阿拉倒个！”

甲：“作啥？”

乙：“倒下去！”

甲：“有閑話好講个。赤老！儂曉得下头是个賣拳头山东人，拳头象面盆格能大！那能吃得消！”

乙：“格末賠兩条被头！”

甲：“一条吧？”

乙：“倒了！”

甲：“兩条！”

乙：二房东真是蠟燭，見凶碰住！

甲：二房东这樁事体剛剛解決，又出事体了！

乙：事体倒是多的。

● 浮尸，上海罵人俗語。

甲：五層樓上一个唱京戲的在吊嗓子了。

乙：那能勿到晒台上去吊呢？

甲：晒台給二房东借脫了。

乙：噢！

甲：(唱)“俺李逵做事太莽撞……”这辰光二層樓上新來一个常熟娘姨，以为倒馬桶來了，自說自話，拎了馬桶下來了；一头走，一头嘴巴里还在咕：“这种断命人家，一日到夜嚙沒空个，兩点鐘剛剛困下去，三点鐘倒馬桶又來哉，明朝一定回头生意！”勿曉得啥人吃个香蕉，香蕉皮甩在扶梯上，老娘姨沒有看見，一脚踏在香蕉皮上，朝天一交，連人連馬桶一道下去。下头是炒面攤，齐巧有四碗湯面燒好了，擺在台上……

乙：喔唷！格是一塌糊塗了。

甲：老板娘关照：“小二呀，对过旅館里，四碗湯面送出！”对过旅館里有四个人在叉麻雀，看見面送來，馬上就吃。

乙：喂！他們那能一点看出？

甲：他們叉了兩日兩夜麻雀，眼睛是糊里糊塗。

乙：格末聞也聞勿出？

甲：都在重伤風。

乙：倒巧的！

甲：一个先开口：“小鬼！閑話有一句講一句，从前物事勿灵，今朝好了，油水也足，还奉送一只肉圓。”等到一吃(作嘔)……

乙：要出事体了。

甲：結果炒面攤推板一点打脫，喊二房东下來。二房东下來，問清爽情由，講：“老娘姨，馬桶是你倒翻的，要你負

責任，还要点大香大燭，保我三年太平！还要賠五碗湯面。”

乙：格末就是賠，只有四碗，那能要五碗？

甲：“还有一碗，我二房东要吃个。”

乙：关你啥事体？

甲：“本來我困着肚皮勿餓个，現在肚皮餓哉！”（笑）

乙：勿要面皮！

甲：二房东这樁事体剛剛解决，又闖窮禍了。

乙：啥事体？

甲：隔壁有个热心人，听见人声嘈雜，还当捉强盜了，馬上打电话报告警察局。警察局得着报告，立即出动兩部“香港車”，拿七十二家房客，团团圍住，对准房子开枪，砰砰砰砰，打了兩個多鐘头，結果强盜一个沒有捉着，就回去了。別人都沒有受伤，就是二房东嘴里吃着一粒子彈，在喉嚨里勿上勿下。

乙：那能会打在嘴巴里？

甲：二房东新近赶脫一个房客，又新頂進來一个房客，收着一根金条的頂費，一头在摸金条，一头張开嘴在笑，進去了！馬上送医院，勿曉得这粒子彈大勿过，拊勿出。医生馬上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問：“喂！警察局是哦？”

乙：“是呀！”

甲：“你們剛剛出來捉强盜，大炮开过伐？”

乙：“沒有，机关槍都沒有开。”

甲：“格末小鋼炮开过哦？”

乙：“沒有！”

甲：“倒奇怪了！王小姐，馬上准备动手術，預备 X 光、太陽